

东野圭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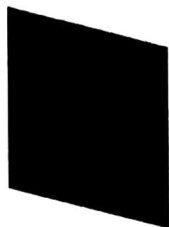
ひみつ

秘密



秘密

〔日〕东野圭吾 著
连子心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 / (日) 东野圭吾著 ; 连子心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7.11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5821-0

I. ①秘… II. ①东… ②连…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193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7-097

HIMITSU by HIGASHINO Keigo
Copyright © HIGASHINO Keigo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in 1998.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 R. C.
reserv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HIGASHINO Keigo,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秘密

[日] 东野圭吾 著
连子心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黄莉辉 王 雪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42千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821-0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 liang@readinglife.com

1

没有任何预感。

这天早上，平介下了夜班回到家时刚好八点。他走进四叠^①半大、铺了榻榻米的起居室，打开了电视机。并不是有什么要紧的节目，只是想看看昨天大相扑比赛的结果。平介今年即将四十岁，他确信今天也不过是自己这三十九年来平凡安逸生活的延续。更确切地说，这对他而言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比金字塔都难以撼动。

因此他在选台时，根本没想过电视里会出现让自己震惊的画面。假如社会上发生了令人哗然的事件，他也会认为那一定和自己没有关系。

他调到了每次下夜班后必看的节目。那个节目内容覆盖面广，囊括了从娱乐圈绯闻到社会上的最新动态，但没什么深度。主持人是一个在家庭主妇当中颇受欢迎的中年男人，看起来是个好人，平

^①日本计量房屋面积大小的单位，1叠约为1.62平方米。

介并不讨厌他。

然而电视画面中最先出现的，不是主持人往常的笑脸，而是某地的雪山。像是在直升机上拍摄的，男记者的声音被螺旋桨发出的轰鸣声盖住了。

出什么事了吗？平介心想。可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并没有兴趣知道。目前他只关心自己支持的相扑选手有没有获胜。这名选手正在向大关^①冲刺。

平介脱下胸口处带有公司名称的上衣，用衣架挂在墙上，搓着双手，走到了隔壁的厨房。虽说已经三月中旬了，可只要一天不用暖气，木地板就是冰冷的。他赶紧穿上了绣着郁金香图案的拖鞋。

他打开冰箱，从中间那层拿出一盘炸鸡块和土豆沙拉，把炸鸡块放进微波炉，设置好时间后摁下开始键，又给水壶灌了水，放到火上。在等水烧开期间，他从碗筐里找了一个汤碗，然后拉开餐具柜的抽屉，拿出一袋即食味噌汤，撕开包装袋，把酱料倒入碗中。冰箱里还有肉饼和炖牛肉，他决定明天的早饭就是肉饼了。

平介在一家汽车零件制造商下设的工厂工作，前年起被任命为班长。每个班轮流上两周的日班和一周的夜班，如此循环往复，这周又轮到平介所在的班上夜班了。

虽说夜班完全打乱了生活节奏，对于还不到四十岁的平介来说，身体固然受累，却也不是件坏事。一是因为加班有补贴，二是因为能和妻子女儿一起吃饭。

这一年，也就是一九八五年，日本企业的效益特别好，平介所

①日本职业相扑力士的等级由低至高为序之口、序二段、三段目、幕下、十枚目(又称十两)、前头、小结、关胁、大关、横纲。

在的公司也不例外。生产总量节节攀升，生产设备的制造行业也十分火热。平介和同事们也因此忙碌起来。正常的下班时间是下午五点半，但加班一两个小时已成常态，有时甚至还加到三个小时。这样一来，加班费就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加班费高于基本工资的情况屡见不鲜。

可是加班时间增多，就意味着在家的时间减少。工作日的晚上，平介要九、十点钟才能回到家，因此和妻子直子、女儿藻奈美共进晚餐变成了一件难事。

然而，上夜班的时候就能在早上八点到家，八点正是藻奈美吃早饭的时间。因此平介就能一边和马上要升六年级的独生女聊着漫无边际的话题，一边享受妻子亲手做的早餐，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幸福。一看到女儿的笑脸，整晚工作带来的疲惫瞬时消散得无影无踪。

与之相比，下夜班后一个人吃早餐简直无聊极了。可是这寂寞的早餐要从今天起连着吃三天，因为直子带藻奈美回位于长野的娘家了。直子的表哥生病去世，她们回去参加葬礼。很早之前就听说表哥已是癌症晚期，命不久矣，因此也算不上是突然的噩耗，直子甚至早就准备好了新的丧服。

原本直子计划一个人回长野，可就在出发前，藻奈美说她也想去，因为想去长野滑雪。直子娘家附近有几个小型滑雪场，今年冬天去玩过一次之后，藻奈美就被滑雪这项运动的魅力彻底征服了。

平介工作太忙，难得的春假也不能好好地和妻女一同游玩，因此对他来说这也算是一桩顺水推舟的事。只要忍耐一下暂时的寂寞就好，他最后还是决定让藻奈美和妻子同去。而且，如果藻奈美留

在家里，平介上夜班时她就不得不一个人过夜。

水烧开了，平介把热水倒入碗中，一碗味噌汤就做好了，再从微波炉中取出热好的炸鸡块，放在托盘上，端到起居室的矮脚餐桌上。炸鸡块和土豆沙拉，还有计划明天吃的肉饼和后天的炖牛肉，都是直子事先为他做好的。平介对厨房的事基本上没什么概念。就连米饭，都是直子出发前为他做好了，然后盛出放入保温瓶里，每天吃一部分就可以了。想必快到第三天的时候，瓶中的米饭要略微发黄了吧，可是平介没有资格抱怨。

把食物放在桌子上摆好，平介盘腿坐下，先呷了一口味噌汤，略一踌躇后把筷子伸向炸鸡块。那是直子的得意之作，也是他最爱的菜肴。

品尝着熟悉的味道，他调高了电视机的音量。电视里的主持人在说着什么，只是没有一如既往地面带微笑，表情有些说不上来的僵硬，看起来很紧张。就算这样，他也没有特别在意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怔怔地想，昨天的大相扑结果怎么还没出。以前上夜班的时候还能在休息时间瞥一眼比赛结果，可是昨晚没看上。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连线现场确认一下情况。山本，能听到吗？”

主持人说完之后，画面切换了，好像是刚才出现过的雪山。一个年轻的男记者身穿滑雪服，表情有些僵硬地站在摄像机前，身后是身着黑色防寒服的人们忙碌的身影。

“大家好，这里是事故现场。对乘客的搜救还在继续，截至目前找到了四十七名乘客和两名司机。据客运公司的数据，这辆大巴共载有五十三名乘客，目前还有六名乘客下落不明。”

这时平介才开始认真看起画面里发生的事。“大巴”这个词牵动

了他的心，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和自己无关，也没有停下夹着沙拉送往嘴里的动作。

“山本，目前已获救的乘客生命体征如何？之前的消息是，已有数名乘客不治身亡。”演播室里的主持人问道。

“嗯，就目前得到确认的情况来看，包括发现的遗体在内，已经有二十六人死亡。其他乘客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记者一边看着笔记一边说道，“只是大部分幸存者都身受重伤，性命危急。现在医生们正在全力抢救。”

“真是令人担心啊。”主持人表情凝重地感叹道。

这时，画面右下方出现了手写字幕——长野境内滑雪大巴坠落事故。

看到这里，平介的手停了下来。拿起遥控器换台，可所有的频道都在播放同样的内容。他最终换到了NHK，正好女主播要播报什么。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报大巴坠落事故的最新消息。今天早上六点左右，长野县长野市内的国道上发生了一起滑雪大巴坠落事故，事发车辆由东京开往志贺高原，是大黑交通东京总部的车辆……”

平介的大脑随即发生了轻微的混乱。几个关键词接连涌入他的耳朵：志贺高原、滑雪大巴，然后是大黑交通。

这次直子回娘家之前，一直在犹豫坐什么车。如果坐火车，到直子娘家不太方便。之前同平介一起回去的时候总是平介开车，然而直子不会驾驶，不能自己驱车回去。

要不还是坐火车吧，直子暂且这样决定，可转眼间她又找到了新的办法，就是年轻人经常乘坐的滑雪大巴。正值滑雪旺季，从国铁东京站前出发的大巴一天多达两百车次。

刚好直子有女性朋友在旅行社工作，便拜托她查询，没想到还真找到了有空座的大巴，有一组客人突然取消了行程。

“运气真好！之后让人到志贺高原接我就行了，也不必提着沉重的行李走路。”得知有空座之后，直子兴奋地拍着手说道。

确实是这样。平介战战兢兢地追溯着当时的记忆，就像在黑暗中提心吊胆地沿着楼梯向下走。

直子说的应该就是大黑交通十一点从东京站出发、开往志贺高原的滑雪大巴。

平介的身体倏地一阵发热，紧接着汗水濡湿了衣服，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耳后的动脉也突突地跳动着。

一家客运公司一个晚上从一个地点始发的滑雪大巴有好几趟，平介根本无暇顾及这一点。他靠近电视机，不想放过任何一点微小的信息。

“接下来通报已经通过身份证明文件确认身份的死者，名单如下。”画面中出现排列着的人名，女主播慢慢地读着，可都是些平介不认识也没听说过的名字。

食欲消失了，平介口干舌燥。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完全没有真切地感觉到这场悲剧可能和自己有关系。一面害怕听到杉田直子和杉田藻奈美的名字，一面心中又有一个声音在说“怎么可能，不会发生这种事的”。这样的悲剧怎么可能发生在自己家……

女主播的声音停止了，这意味着目前确认的死者名单已经读完了。没有直子，也没有藻奈美。平介重重地长出一口气，可是心头的巨石并没有放下，因为还有十几个人身份不明。平介试着回想妻女有没有带着能证明身份的物件，可是他不确定。

平介把手伸向柜子上的电话，想往直子娘家打个电话问问。如果已经到达，或许就无须担心了。他祈祷着，一定要没事。

拿起听筒正要拨号码，手停了下来。他怎么也想不起来电话号码，之前从没发生过这种事。直子娘家的电话号码只要按照某种谐音去记，就会非常容易记住，平介是记过的，可现在任凭他怎么想，也想不起来那个谐音是什么。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旁边的整理箱中寻找电话簿，最终在堆成山的杂志下面找到了。他匆匆打开“KA”那一页，因为直子娘家的姓氏是笠原^①。终于找到了。号码的最后四位数是“七、〇、五、三”。看着这四个数字，平介还是没想起来谐音是什么。

他重新拿起听筒，正要拨下号码时，电视中的女主播说道：“最新消息，就在刚刚，疑似一对母女的一名成年女子和一个女孩被送往长野中央医院，女孩随身携带的手绢上绣着‘杉田’二字。再次播报，就在刚刚……”

平介放下听筒，坐直身子。他听不见女主播的声音，耳朵里一直有个声音嗡嗡作响，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那是自己的呻吟声。

啊，他突然想起来了，七〇五三是直子名字的谐音。

两秒后，他猛地站起身来。

^①“笠原”在日语里读作“KASAHARA”。

驱车行进在不熟悉的雪道上，平介终于在傍晚六点刚过时到达了位于长野市内的医院。出发前联络了公司，又确认了医院地址，不知不觉出发时间就有些迟了。

虽说已是三月，停车场的角落里仍残留着好多雪。平介停车的时候，保险杠稍稍扎进了积雪里。

“平介！”

他刚走进医院入口，就听见有人叫他。循声望去，直子的姐姐容子正朝他跑来。她穿着毛衣配牛仔裤，好像没化妆。容子的丈夫是人赘到她家的，他们继承了家里的荞麦面店。

“她们俩怎么样了？”平介顾不上打招呼，径直问道。

出发前平介给容子打过电话。容子在知道事故发生后往平介家里打了几次电话，不巧平介还没回去，没有接到。

“医生说还没有恢复意识，现在还在紧急抢救。”面颊总是红润饱满的容子，此刻脸色煞白。平介从没见过她像这样紧锁眉头。

“哦……”

来到并排摆放着长椅的等候室，有人站了起来。定睛一看，是岳父三郎，他旁边是容子的丈夫富雄。

三郎带着几近扭曲的表情走了过来。他看着平介，鞠了好几次躬，但并不是在问好。“平介，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他在道歉，“要不是我让她们来参加葬礼，就不会出这样的事。都是我的错！”他原本瘦小的身体看起来更小了，仿佛忽然间苍老了许多，平日里做荞麦面时那副豪爽的样子此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请别这样说。没陪她们一起回来，我也有错。而且也不是救不活，对吧？”

“没错，爸爸，我们来为她们祈祷吧。”

容子正说着，平介的视野角落里出现了一抹白色。一名看似医生的中年男子出现在走廊一角。

“啊，医生！”容子跑了过去，“怎么样了，她们俩？”

看来这位就是直子女女的主治医生。

“呃，这个……”医生说，目光向平介投来，“您是病人的家属吗？”

是，平介回答。可能是紧张的缘故，声音有些嘶哑。

“请您过来一下。”医生说。平介全身僵硬地跟在后面。

医生带他来到的不是母女二人的病房，而是一间狭窄的诊疗室。里面挂着几张X光片，一半以上都是头部的图像。哪个是直子的，哪个是藻奈美的，到底是她们俩的，还是其他人的，平介完全没有头绪。

“我就直说了。”医生站着开口道，一副愁苦的腔调，“情况很不妙。”

“哪个？”平介也站着问道，“我妻子和女儿，哪个？”

医生没有马上回答，视线从平介脸上移开，嘴唇轻启，像是在思索该怎么说。

平介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两个人都……”

“您夫人的外伤非常严重，背上多处插着玻璃碎片，有一片直接刺到了心脏，被救出来时已经大出血。这种情况下患者大多会因失血过多而死，现在是她的体力在奇迹般地支撑着，不知道能撑到多久，希望她能挺过来。”

“我女儿呢？”

“令爱……”医生说着，舔了舔嘴唇，“几乎完全没有外伤，只是全身受到了压迫，不能呼吸，对大脑产生了影响……”

“大脑？”

墙上并排挂着的头部X光片映入了平介眼帘，他问：“这样下去会怎样？”

“现在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照此下去意识不能恢复的可能性很大。”医生平静地说。

“也就是说，植物人？”

“嗯。”医生冷静地回答。

平介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在倒流，想说些什么，脸却像被胶粘住了一样，嘴唇抖个不停，槽牙颤抖着发出声响。他跌坐到地板上，体内的力气好像被抽去了一般，手脚冰冷，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

“杉田先生……”医生将手放在平介的肩上。

“医生，”平介就地跪坐好，“请救救她们！不管做什么，请救救她们！让我做什么都行！花多少钱都行！只要她们能活着，怎么都

行……求求您了！”他跪在那里，额头贴在油毡地板上。

“杉田先生，快请起来！”医生话音刚落，一个女人的呼喊声传来：“医生，安西医生！”站在平介一旁的医生走到门口问道：“怎么了？”

“大人的脉搏突然减弱了。”

平介抬起头来，“大人”是指直子吗？

“知道了，马上就去。”医生说罢回到平介身旁，“请您先去和大家汇合。”

“拜托您了！”平介望着医生的背影再次鞠了一躬。

回到等候室，容子马上跑上前来。“平介，医生说什么？”

平介想做出“没什么大事”的表情，可是面孔不由自主地扭曲着，说道：“好像不太乐观……”

啊，容子喊了一声，双手捂脸。坐在长椅上的三郎和富雄都低下了头。

“杉田先生，杉田先生！”护士喊着，沿走廊跑了过来。

“怎么了？”平介问。

“您夫人想见您。请快点来！”

“直子吗？”

“这边！”

护士往回跑去，平介急忙跟在后面。

在贴着“集中治疗室”牌子的房间前，护士停下脚步打开门，朝里面说了一句：“她的丈夫来了。”

“请他进来。”一个模糊的声音说道。

平介被护士催促着走了进去，看到了母女二人的病床。在正前方右侧的是没有醒来的藻奈美，她的睡脸和在家里见到的别无二致，

平介甚至觉得她马上就要醒过来。只是她身上的各种医疗器械把平介的思绪拉回了现实。直子躺在左侧的床上，一看便知受了重伤，头和上半身都被绷带裹得严严实实。

站在直子病床前的三位医生好像为平介让道似的，倏地从床边走开了。平介慢慢靠近，看到闭着眼睛的直子。她的脸竟然没有受伤。这大概是唯一令人宽慰的地方了，平介想。

直子——平介正要呼唤，直子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看得出她十分虚弱。

直子的嘴唇动了一下，没能发出声音。但是平介知道妻子想说的话。她是在问，藻奈美呢？

“没事。藻奈美不要紧。”平介伏在直子的耳边说道。

平介看到她好像舒了一口气。她又动了一下嘴唇：“我想见她。”

“好，现在就去。”平介蹲下身，确认床脚有轮子后，解开制动器，开始移动病床。

“杉田先生。”护士轻呼了一声。

“随他。”一位医生制止了她。

平介把直子的病床推到藻奈美身旁，拿起直子的右手握住藻奈美的手。“这是藻奈美的手哟。”他对妻子说道，两只手包裹住母女二人紧握的手。

直子的嘴唇倏地放松了，脸上露出圣母般的微笑，握着女儿的手突然变得温暖起来，紧接着无力地垂了下去。她的表情看起来十分安详，一行泪从脸颊滑落，然后像完成了最后一项工作似的慢慢闭上了眼睛。

“啊！直子！直子！”平介喊着她的名字。

医生确认了脉搏，检查了瞳孔，然后看着时钟宣布：“病人于下午六点四十五分死亡。”

“啊……啊啊啊……”平介说不出话来，只有嘴唇像金鱼一样开开合合，全身的力气都消失了，连哀号的力气都没有。空气变得沉重起来，压得他双膝跪地，无法站立。他一直握着直子那只急速失去温度的手，蹲在地板上，仿佛身处深不可测的井底。

不知过了多久，待他回过神来，身边已经没有了医生和护士的身影。全身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不堪，他挣扎着站起来，静静地俯看直子双眼紧闭的面庞。一旦开始哀叹，就会停不下来——他对自己说道。人死不能复生，眼前要紧的是考虑生者。

平介转向右边，面朝藻奈美。刚才被直子握着的那只手现在由平介握着。即使用自己的命来换，他也想守护眼前这个天使。哪怕意识不能恢复，只要活着就行。

由我来守护她，直子。我来守护藻奈美——平介如同念咒语一般不停地心里默念，以此来对抗痛失所爱的悲恸。

他双手紧紧握着藻奈美的手。十一岁的女儿的手是那么纤细，仿佛一用力就会折断。他闭上眼，往昔那些幸福的瞬间在脑海中一幕幕闪现，记忆中都是直子和藻奈美的笑脸。

不知什么时候，平介流泪了。眼泪簌簌地滴落到地板上，还有几滴落在了藻奈美的手上。

这时，平介觉得手中有动静。不是眼泪，而是真切地有东西在动。他猛然看向藻奈美的面庞。像人偶一样熟睡的女儿缓缓睁开了眼睛。

3

在三鹰站登上公交车，几分钟后就能到达杉田平介的家。住宅区里的小路纵横交错，他们家位于东北角。六年前，平介买下了这栋附带将近三十坪^①院子的二手小楼。那时候他完全没想过买房子这件事，更别说独栋住宅了，这都是直子强烈希望的。“现在开始还三十年的贷款完全没问题，三十年后你应该还在工作。”看着因巨额贷款而面露难色的平介，直子这样说道。

“我们公司可是规定六十岁退休。”

“没事。现在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到时候说不定六十五或者七十岁才退休呢。”

“会这样吗？”

“当然了。莫非你到了六十岁就不想工作了？太任性了吧。”

听直子这么一说，平介也无话可说。

^①日本度量衡单位，用于丈量房屋和宅地面积时，1坪约等于3.3平方米。